

程天放早年回憶錄



程天放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一三

程天放早年回憶錄

程天放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十一

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十一（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程天放早年回憶錄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著者：程天放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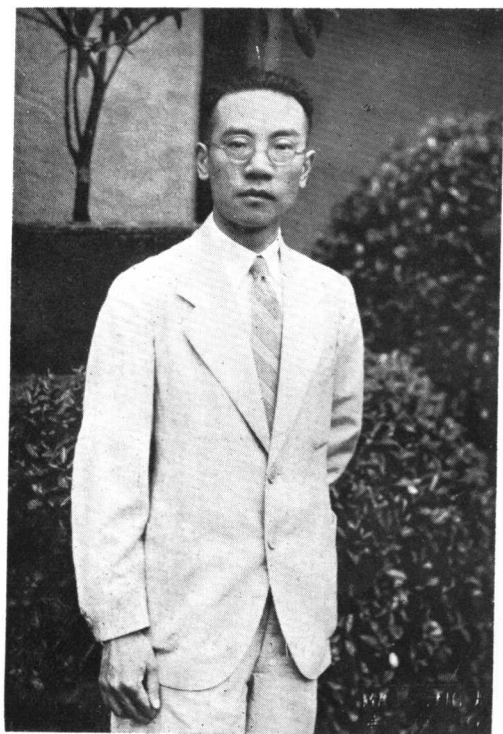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一日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



片 照 的 年 早 者 作



片照的使大德駐任者作

程天放早年回憶錄 目錄

我的家塾生活·····	一
百花洲畔的絃誦·····	一二
李公祠四年·····	二六
美洲負笈·····	四二
我所親歷的四二事變·····	七〇
清黨前後事實回憶·····	八一
主持政大教育回憶·····	九五
奉使德國·····	一〇四

程天放早年回憶錄

二

外交官的辛酸苦辣·····

一二一

峨眉憶遊·····

一四四

我的家塾生活

我是江西新建人，可是因爲先父在浙江游宦，所以我在民國前十三年，出生於山明水秀的杭州，一直到十歲才離開浙江。我幼年時新式學校已經創辦了，可是風氣未開，一般書香人家子弟，還是在私塾讀書的。我六歲時，先父請我的表兄吳士鑑（號網齋，做過江西學政）來爲我破蒙。當時的習慣是由破蒙的先生教學生認四個字，就算是正式開始讀書。那天我表兄寫了「國泰民安」四個字，準備教我認，不料我已經從父母處學會了好些字，所以除泰字外，其他三個字都用不着他教。

破蒙先生都是請社會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擔任的，教了四個字後，他的任務就完畢了。先父又請了一位沈先生來教我讀書，初讀的書是三字經、千字文、和百家姓。

這些書的句子很短，文都押韻，所以很容易上口，可是先生從來不講內容，學生也就等於唱山歌一樣地唱。等到念熟了一段，就背給先生聽，然後再念一段新書。這三部書讀完後，就開始讀四書，那自然更不講解了。

因為先父服務的地方由杭州調到麗水，又由麗水調到嘉善。我的私塾教育，也就時斷時續。我八歲那年全家回到杭州，先父因受刺激突然得了很嚴重的病症，我們家庭就由常態成了變態，全家的人忙着伺候病人，我的教育就等於停頓了。幸而我家裏藏的書籍很多，所以我就憑自己的興趣找來看。所看的當然以舊小說為主，如同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封神榜、列國志等，都是在我九歲時候看的。不認識的字就靠字典幫助。聊齋誌異我也看了，可是因為它所用是比較深奧的文言，有許多地方不容易看懂。

民國前四年我十歲，先父的健康比較進步，可是要再想擔任行政工作，却為體力所不許了，所以那年春天就全家遷回江西。那是我第一次長途旅行，現在還依稀記得。我們由拱宸橋坐小火輪到上海，然後坐長江輪船到九江，再轉小火輪到吳城，然

後坐帆船到新建大塘鄉間，一共走了七天，看到許多新鮮景物。

我的家鄉是聚族而居的一個村莊，裏面約有七八十家，都是由我的五世祖傳下來的後裔。五世祖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又各生了五個兒子，所以一共是十房。我們這一房是老大。那時每房都有家塾教各房的子弟，所以我回到家鄉休息幾天後，就進了大房的家塾。我在杭州家裏讀書時，學生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很寂寞，現在家塾裏面有我四五個堂姪和兩個堂姪女，就熱鬧多了。我初進家塾時教師是胡筱沂先生，第二年換了一位郭先生，過了一年半又換了一位我的本家叔祖屏玉先生。

到臺灣以後，我常常聽見做家長的人訴苦，現在學校功課太繁重了，使得他們的子女疲於奔命，沒有運動娛樂的機會。可是如果拿現在中小學生的情形和我當時在家塾的情形比，那我敢講現在學生輕鬆得多了。現在的學生每天上五六堂課，兩堂課中間還可以休息十分鐘。星期天放假，可以去看電影或是出去遊覽。冬天有三星期的寒假，夏天有兩個月的暑假。我當時夏天早晨七點，冬天早晨八點，就要到家塾讀書，過了中午才休息一下，回家吃午飯，飯一吃完馬上又趕回家塾去，到天快黑了才放

學，在塾裏時除了大小便外不准離開座位一步。一年中除了端午中秋各放假一天，舊曆過年大約有三星期的休假外，其餘根本沒有假期。

家塾裏的功課大致是這樣的，早晨到塾就溫讀昨天所上的書，那時的讀，不像現在學生的看書，是真正的高聲朗誦，要使得座位離開一丈以外的先生聽得清清楚楚。讀熟了就去背給先生聽，背書的時候如果稍爲有點停頓，那就得拿回座位再讀，一定要背得和流水一樣的順利，先生才認爲記牢了，於是又上新書。這樣一直要讀到十二時半吃午飯，才有大約二十分鐘的休息。飯後就寫大小楷和作文。最初一年先生出普通事物的題目，如同「春日」「竹林」「河岸」等。第二年以後，就要做論說文如同「岳飛論」、「三國人才論」之類了。當然作文絕對要用文言，越古奧越好，決不准用白話。幸而當時科舉已廢，所以我沒有做過八股。寫字作文完畢大概是下午四點鐘以後，於是溫習過去已讀的書，依然是高聲朗誦，直等到天色將黑了，先生叫一收拾，才將書桌整理好，離開家塾。每天在家塾的時間總在十小時以上，而用在高聲朗誦的時間則在七小時左右，每天放學回家都感覺聲嘶力竭。

我那幾年讀了些什麼書呢？由四書讀起，然後詩經、書經、左傳、戰國策、國語、周禮、資治通鑑。各書都要背誦，只有資治通鑑只讀不背。這些書，先生圈點後照例領導學生讀一篇，然後由學生自己去讀，不講解內容，只要學生讀熟能背，就認為達到目的了。四書、詩經，大都明白曉暢，我很容易看懂，也就讀得津津有味。書經裏就有許多篇，連韓昌黎都認為「佶屈聱牙」，我當然一點看不懂，然而也要死記背誦，就成為苦事了。我常常聽見比我年長的朋友們講，中國過去讀書的方式有它的價值，因為趁兒童記憶力強的時候，叫他們將應該讀的書讀熟就會終身不忘，儘管他們當時不懂書中意義，長大後自然會懂。我覺得這番話實在有點牽強。凡是兒童不了解的書籍，而要他們呆讀死記，總是不合教育原理的。這樣呆讀死記的書籍是很容易遺忘的，小時所下的苦工，等於白廢。試拿我個人的經驗做例子：我在家塾時，對四書和書經所下的苦讀工夫是一樣深的，可是到了現在，四書有許多地方依然可以背誦，而書經的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等篇，一個字都記不起來了。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為四書我當時看得懂，感覺有興趣，所以記住了，可以很久不忘。書經

裏這幾篇文字已經艱難，意義又很深晦，當時完全在先生強迫之下勉強讀熟背誦，對它不但沒有興趣，反而厭惡，自然只要三個月半年不再讀它就會忘得一乾二淨。也有講授過私塾教育的人，他們的國文比現在受學校教育的人好。這句話也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誠然受過私塾教育的人當中有若干文學修養很高，寫出來的詩文很美，可是這要歸功於本人的天賦和努力，決不能說是私塾教育的效果。我就會親自看見許多在私塾讀書八年、十年而文筆依然不通順的人。

我的家庭是個書香世家，所以祖先傳下來的書籍很多，我在晚間放學以後，就搜羅許多書來看。我感覺最有興趣的是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和曾文正公全集。對於古文和唐詩我自己讀熟了若干篇，若干首，到現在還可以背。曾文正公全集裏，我最欣賞的是他的日記和家書。當時我對曾國藩真是五體投地的欽佩，覺得他既有學問，又有道德，而且削平洪楊，建立了偉大的功業，真可以做有志青年的模範。不過後來腦筋裏有了民族觀念，知道太平天國的起義是一種民族革命，對曾的崇拜就漸漸地淡了。

儘管我在家塾所讀的書都是正統的儒家書籍，就連我自己找來看的書籍，也大都屬於中國傳統的知識範圍，可是二十世紀的新思潮很快就滲進我的腦海來了。胡筱沂先生是一個比較開通的私塾先生，所以他除了教我讀四書外，還教我讀了一部地球韻言。這是張之洞所編的書，將中國的疆域，世界的大勢，用四個字一句的韻語表達出來。這本書沒有現在初中地理教科書編得好，可是因為句子短，又押韻，所以容易讀，容易記。我從這本書裏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六大洲，有許多國家，其中還有英、俄、德、法、美、日是強國，而中國幅員雖大歷史雖久，却弱得可憐，受外國的壓迫。我十二歲那年，在家塾書櫥裏找到一部魏源著的海國圖志和一部皇清經世文新編，看了海國圖志就更知道世界大勢；看了皇清經世文新編就了解拿中國和列強比，政治如何腐敗，一切事業如何落後；如果不改革，前途是非常危險的。

最妙的是我當時又在書櫥裏發現了一部有關科學的書（書名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由於這部書，我的知識領域突然擴大了，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傳統的學問外，還有聲光化電等的科學，而且電氣可以生熱，可以傳聲，可以通訊；化學可以將這種物質改

變成那種物質，簡直和封神榜上的神話一樣。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就想專門研究這些新東西。可惜那部書很簡單，很淺陋，我就托人在南昌搜羅化學，闢原這一類科學的書，結果一無所得。經過若干時間，我對科學的興趣就淡下來了。因此我常常想，一個人的際遇和事業，往往由於偶然而來，並不一定是有意計劃有預定步驟的，例如我如果不是十歲時回到家鄉，在家塾讀書，而從小就進了新式的學校，我的強烈的好奇心會驅使我去研究自然科學，我可能成爲一個科學家，那末我一生的事業就會有顯著的不同了。可是因爲我小時對科學的求知慾受了環境的障礙，不能順利發展，以後儘管進中學、大學，我的數學物理化學的成績都很好，然而十二歲時那種對科學的熱心，已經一去不返。我的智力就不從自然科學發展，而移到政治社會科學方面去了。這對我自已、對國家，也許是一件不幸的事件。所以我盼望做家長的人們對他們的子女幼年所表現對某種知識的興趣，一定要輔導它，鼓勵它，而不可加以阻遏。

我家裏從我會祖、祖父、到父親，都做清朝的官。當然我的家人親戚，希望我長大了也做清朝的官。可是我却從很小就有了革命思想。這種思想首先是由讀小說而產

生的。我十一歲的時候，無意中讀到曾孟樓所著的孽海花。這本小說有一部分敘述當時主張反清復明的哥老會，以及提倡革命的領袖一孫汶（這是孽海花所用的原名）。我才了解滿清皇室和中國民族不同，在滿清政府昏庸腐敗的作風，和排斥漢人的政策之下，非推倒清朝，中國是無法改革圖強的。自那時起，我就立志要參加排滿的革命工作。後來又有機會讀了揚州十日記，對於滿清軍隊初入關時的屠殺更加痛恨。十二歲時又讀到一本記載徐錫麟刺恩銘和秋瑾被捕就義的書，對徐秋兩人非常欽佩，革命的觀念就更加強烈。十三歲那年，廣州在陰曆三月發生革命，可是鄉間消息遲慢，直到陰曆六七月，才聽人說起。八月中旬武昌起義，這次因為革命軍站穩，而且各地迅速響應，所以消息很快地到達鄉間。那時許多守舊的知識分子還是反對革命的，叫革命做造反，我則說滿清本來是異族入主中國，現在中國人應該將政權收回，他們都罵我小孩子懂得什麼。可是武昌起義後三個星期，南昌也光復了，反對革命的人才不敢再出聲。南昌光復的消息一到鄉間，我和幾個堂姪都將辮子剪掉，表示同情革命，也沒有人阻止我們了。

民國成立以後，風氣一變。許多人家都讓子弟受新式教育，我和幾個堂姪也就結束家塾生活，而到南昌去進學校了。我在家塾裏三年半，所讀的大多是古書，可是因為有機會讀地球韻言、海國圖志、皇清經世文新編、孽海花，這一類書籍，腦筋裏才產生了新思想。尤其武昌起義後不久，我一個堂兄伯臧原來在奉天做官的，也回家來了。他帶了許多書籍，其中有梁任公的飲冰室文集，和裝訂成冊的新民叢報、清議報、國風報等，我讀了對於中國情形和世界大勢，才有進一步的了解。梁任公的文章，筆鋒犀利，情感洋溢，我讀後深深感動，他是主張保皇而反對革命的，可是我讀了噶蘇士傳、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等，更加强了革命圖強的意識。

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當時私塾教育是很不合理的，那種囫圇吞棗式的讀書和背誦，對於啓發學生的智慧，可以說事倍而功半。尤其是整天關在書房裏伏案埋頭，沒有運動娛樂的機會，對於身體健康完全疏忽，因此讀書人家的子弟比起農家子弟一般地講，身體要脆弱得多。我晚間也喜歡在微弱的燈光下看書，所以從十歲起，眼睛就變成近視。我的私塾生活值得留戀的一點，就是和大自然接近。我的家塾是一幢中國